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民國文獻資料叢編

抗日戰爭史料叢編 第一輯


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學會 編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10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學會

編

抗日戰爭史料叢編

第一輯

10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民國時期文獻
保護計劃

• 成果 •

陳炳謙、張濯清報告

民國廿五年綏戰記事（軍事之部）

民國間鉛印本

第十冊目錄

民國廿五年綏戰記事（軍事之部）	陳炳謙、張濯清	一
民國二十五年綏戰紀事（政治之部）	曾厚載	九三
百靈廟	王清彬	一四五
上海之戰——	一·二八至八·一三	一八一
滬戰實錄	楊紀	二四三
淞滬火線上	胡蘭畦等	三九七

民國廿五年綏戰記事

軍事之部

軍
事
之
部

目 錄

- 一、察綏交界之三保溝及綏邊土木爾台紅格爾圖各處開始挺戰之概略
- 二、第二次紅格爾圖戰紀
- 三、收復百林廟戰紀
- 四、敵反攻百林廟及解決王英偽軍全部戰紀

察綏交界之二保溝及綏邊土木爾台紅格爾圖各

處開始挺戰之概略

二十五年春，當陝北共匪竄晉之際，正敵方向我誘惑恐嚇極度緊張之時，同時察北偽軍之擴張補充，亦日見積極，不遺餘力，至五月共匪慘潰出晉後，而察北所成立名稱不一，隊號龐雜之各部偽軍，共有七十八團隊之多，更證以士肥原賢二五月間在東京之講演：

共產主義之東漸的勢力，與英美支配的西洋文化之極東推出，結局對於日本大陸政策之理想，皆有重大障礙，而以共產主義爲更甚，嗣即敘述蘇俄在遠東之政策，而指摘其駐兵法，實予蘇「滿」國境以不斷的威脅，外蒙之整軍經武，初祇消極的態度，後忽轉爲積極，其間蓋伏有嚴重問題，日本一部分論者之意見，謂蘇之盛置戰備，乃由日方挑戰的行爲而起，如果日本不復挑戰，則俄方尚可弛緩，於此認爲根本錯誤，尤反對所謂北守南進之說，蘇俄的東漸勢力，絕對非外交手段所可阻止，蓋蘇俄之武裝外蒙，經營新疆，意在包圍「滿洲國」，而將日方大陸政策，根本推翻，由此更論及內蒙與「滿洲國」之關係，謂內蒙入口稀薄，一無力量，如果外蒙準備完成，則無力抵抗之內蒙，運命如何，不難想像，此際內蒙古之重要性，不在其國力，及居

民如何，而在其地理關係，假如此等地方，入於外蒙勢力之下，包含於蘇維埃範圍，則「滿洲國」之國防，非常可危，再者，一旦日俄開戰，內蒙一帶地域，向彼向此，在作戰上關係極大，毋待說明，如果內蒙古團結堅固，含於日本勢力，則因此而使俄國遠東作戰，大感困難，此在地理上考之，亦易於想到，內蒙雖資源貧乏，住民不足倚賴，然就以上意味言，日方決不能漠不關心，無論如何，爲封鎖蘇俄進出計，不能不在內蒙有所圖，緣是日本當局者，乃加以相當重要之注意，正在種種種之手段，其內容雖苦於不能有具體開陳之自由，然著手雖遲，確在著着進展之中，則可以明告。

判斷敵方步驟，似將開始行其軍事之侵奪，傅主席乃於六月一日赴太原，向副委員長閻請示機宜，秉承一切，當時副委員長閻，立下決心，誓保國土綏省重要城鎮，各築永久工事，至六月十四日傅主席由晉返綏後，即督飭各部，積極作工，果於六月下旬，偽邊防自治軍司令于志謙，副司令馬子玉率其司令部人員，及衛隊三百餘，由張北縣城移駐張北興和交界之三保溝，逼處綏邊，圖擾綏土，以爲實行侵略之試探，當令興和許營長書庭（四二六團）先選精幹士兵，化裝前往，偵悉地形後，於七月一日夜，許營長親率便衣官兵百

餘名，前往撲襲，數小時，即將敵巢覆滅，斃敵百餘，俘其副司令馬子玉并首領趙逸民，于志和等六十餘人，縛送集寧，將爲首者處死，盲從者，曉以大義資遣之，此爲綏省挺戰之開始，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四日，偽西北防共自治軍總司令王道一，率其部衆二千餘，以一部攻我土木爾台，被我民衆守備隊擊潰，其主力圍攻紅格爾圖（亦簡稱紅鎮以下准此）我以騎兵兩連，加以當地民衆，利用該鎮圍堡，沉着抗戰，斃敵數百，敵未得逞，二日夜間，傅主席趙司令同到集寧指揮騎兵彭師長，率騎兵一團特務一連，步兵一連，鋼甲車四輛，於四日夜間，向敵後抄襲，同時紅格爾圖之騎兵出擊，在紅格爾圖以東，商都境內之楊坡村，土城子，台道灣等處，斃敵過半，殘餘逃散，并在土城子王道一司令部，抄獲重要文件，及關防多種，王道一僅以身免我亦傷亡官兵百餘人，不數日得報王道一因侵綏無得，損失太重，被敵方處死於商都。

第二次紅格爾圖戰紀

四

王英，綏省臨河縣籍，爲綏西著名匪首，於二十一年經勦擊肅清後，王英個人，遯跡平津，久無聲息，本年五月，王英受敵委爲蒙漢防共自治軍長，在察北收納亡命，招集匪衆，強迫民團，編成步騎兵各兩旅，并有騎砲兵營，手槍隊，特務團，憲兵隊等，確數約在六千以上，以商都爲根據地，槍枝齊全，彈藥充足。其步兵一旅，分駐南壕壑，由其副司令兼師長張萬慶帶領，八月上旬，王道一被我擊潰後，殘餘部衆，又歸王英收編，統計有七千餘人，並有山砲八門，機槍十數挺，十月初，王英改稱大漢義軍總司令，在商都秣馬厲兵，躍躍欲試，

當八月上旬，王道一率部攻我土木爾台，紅格爾圖慘敗後，傅主席即判知敵方必將大舉侵綏，遂一面督勵各部隊，積極構築工事，準備挺戰，一面將敵情及判斷，分別報告委員長蔣副委員長閻，旋奉

副委員長閻電令，指定第十九軍，（王靖國部）在晉部隊，（該軍原有四個團在綏）及六十八師（李服膺部）並獨立第七旅（馬延守部）獨立第八旅（孟憲吉部）砲兵四個團，爲先遣入綏增加挺戰之部隊，爾後，視情況之必要，凡屬晉省軍隊，全數入綏挺戰，先以六十八師一部開綏，其餘分在晉北及大同附近集結，由傅軍長隨時調用，同時我副委員長閻，招集晉綏全體軍官，輪流到晉聽訓諭以我們要爲國家盡責任，我們要爲責任犧牲，全體官兵應成功以盡責任，成仁以保人格，同時手諭在綏各將領云，我決無保留晉綏軍的實力，到他省苟活的意思，告我全軍，遇敵作決死戰。

至八月九日，六十八師之一部，到達興和豐鎮，担任務防，至九月十八日，中央軍之小砲隊，由大隊長高鵬率領，開入綏省，至十月十二日，奉委員長蔣電令指定中央第十三軍（湯恩伯部）騎兵第七師（門炳岳部）入綏挺戰。

至二十四日，傅主席赴太原，隨副委員長閻飛、西安、轉洛陽向委員長蔣報告，並秉承商決綏省挺戰軍事，分電準備入綏之中央各軍，由陝北向綏開動，此時第十三軍，派遣之各級參謀十餘員，由八十九師參謀長吳紹周率領到綏分赴各地，偵察地形，至十一月四日，傅主席由太原返綏後，即與騎兵趙司令，分赴各處，視察工事，與各部隊講話，並規定口號，

一、誓保國土，以盡責任，

二、決心犧牲，以雪恥辱，

使各官兵，每日起床後，息燈前，集合後，解散前，各喊一次，以爲共同努力之標準，此時偽軍之王英部衆，皆開出商都，逐漸向西移動，李守信軍部，亦由張北移至商都，所部紛紛向商都集中，其尹寶山師之全部，已集中完了，德王之第七師（穆克登堡部）已早由後草地，繞向百林廟，增加完畢，至八日湯軍長（恩伯）化裝抵綏，

與傅主席商定作戰方略，十日，轉赴綏東，視察地形，十一日奉副委員長閻，電令頒發戰鬥序列，其原文如下。

命令 (一)茲任命傅作義爲晉綏剿匪軍總指揮兼第一路軍司令官，第一路所部，爲三十五軍，附第二〇五旅，(欠四〇七團)獨立第七旅，補充第一二團，砲兵第廿一廿九兩團，及小砲大隊，(欠一三中队)。(二)任命湯恩伯爲第二路軍司令官指揮所部第十三軍，附第七十二師，及砲兵第廿七團。(三)任命李服膺爲第三路軍司令官，指揮所部第六十八師，附砲兵第廿四團，及小砲第一三兩中队。(四)任命王靖國爲預備軍司令官，指揮所部第七十師，(欠二〇五旅四〇七團)附獨立第八旅。(五)任命趙承綬爲騎兵軍司令官，門炳岳爲副司令官，指揮騎兵第一師，第二師，及第七師，除委狀關防另文頒發並，呈報軍事委員會外，仰即遵照，閻佳亥參戰印，

十一月十四日，王英匪部約五千，向紅格爾圖方向推進，至夜間十二時，其先頭進至陽坡村，(距紅格爾圖四里)與我紅格爾圖派出之騎探接觸，我紅格爾圖之部隊民衆，皆一致精神緊張，嚴陣待敵，是時紅格爾圖駐軍，爲騎六團中校團附張著帶該團之一四兩連，并機槍一排，至十五日王英部隊，已正式開始向紅格爾圖猛攻，并有

多數飛機大砲，對此孤星遠懸之紅鎮，與數百堅苦壯烈之軍民，消耗子彈十數萬，砲彈炸彈千百顆，變盡方法，晝夜猛攻，連續三日，卒之力竭聲嘶，智盡計窮，而紅鎮屹然未動，記其當時經過。

第一日（十五）上午七時紅格爾圖北面之小井子高烟筒一帶，及南面山上，（俗名不浪山）均發現敵人，並有飛機一架，低空盤旋，反復偵察，至十時飛機七架，向該鎮轟炸，擲彈五十餘枚，山砲六門在東北方，向我東北兩面圍牆，猛烈轟擊，掩護步騎混合之敵，分由東北南三面，向我進攻，步騎雜沓，蜂擁而至，殺聲遍野，勢極兇悍，東南兩面，步多騎少，約有千人，北方有敵騎五百餘，並機槍數挺，按該鎮防禦配備，及附近地形爲環鎮有圍，不高而厚，外有寬深外壕，壕圍之間，有碉八座，圍頂壕邊，皆有掩體，北面及東北角，有山環抱，北面之山，距圍二里，東北角之山，距圍不足一里，南面有山，距圍三四重，皆不甚高，西面平坦開闊，敵不易攻，故敵之攻擊，以爲佔據三面各山，即可瞰制紅鎮，加以飛機大砲